



大唐后妃傳

沧溟水 著

II 珍珠傳奇

【大結局】

騰訊作家杯冠軍花魁·万众期待的大結局
她是大唐三百年历史隐秘而最富传奇的一页。她是一位皇帝的母亲，而据说，另一位皇帝，为她虚感后位十七年，追尊千年以前灿若流星的步伐，千折百回的爱恨，流转于庙堂与江湖之间……

7-2275
7-2275/2

大唐后妃傳

沧溟水 著

现代出版社



珍珠傳奇

I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后妃传：珍珠传奇. 2/ 沧溟水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188-873-0

I. 大... II. 沧...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231 号

大唐后妃传：珍珠传奇(II)

作 者 / 沧溟水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策 划 / 阅读时代图书

责任编辑 / 张 璐

特约编辑 / 雍 薇

版式设计 / 酒心堂·堂主

印 刷 /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16 印张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188-873-0

定 价 / 22.00 元



第二部	前言	1
第三卷	月临高阁	2
第一章	九重宫阙参差见	3
第二章	千排雷雨犹力争	9
第三章	晶晶行云浮日光	14
第四章	风过回廊幕有波	19
第五章	荆棘满怀天未明	24
第六章	朝惊云气遮天阁	29
第七章	暗中持照不见影	35
第八章	竞持飘忽意何穷	41
第九章	萤在荒芜月在天	47
第十章	直比沧深未是深	52
第十一章	重重曲洞侵危石	59
第十二章	江流不语意相问	64
第十三章	锦江风撼云霞碎	69
第十四章	相逢相失还如梦	76
第十五章	人间何事堪惆怅	81
第十六章	自此孤云不可期	86
第四卷	万古江河	93
第十七章	西看明月忆娥眉	94
第十八章	纵横逸气走风雷	99
第十九章	兵残楚帐夜闻歌	104
第二十章	帝城生梦一年间	110



后记	249
尾声	246
第四十二章	239
第四十一章	232
第四十章	226
第三十九章	220
第三十八章	214
第三十七章	208
第三十六章	202
第三十五章	196
第三十四章	190
第三十三章	184
第三十二章	178
第三十一章	172
第三十章	167
第二十九章	161
第二十八章	155
第二十七章	149
第二十六章	143
第二十五章	137
第二十四章	131
第二十三章	126
第二十二章	120
第二十一章	115
飘成远浪江湖际	
兰芷密无人见	
遥遥关塞断烟霞	
惊风时掠暮沙旋	
大漠风尘日色昏	
与君别有相知分	
尘埃忽静心悄然	
残星下照霓襟冷	
似隔前身梦寐游	
决云中断开青天	
雷惊电激语难闻	
长飙风中自往来	
英雄一去豪华尽	
悲莫悲兮生别离	
夜如何其夜未央	
雷霆却避锋芒疾	
风入寒松声自古	
水归沧海意皆深	
星复南宫逼紫微	
天际从龙自不归	
风笙去去无边已	
万里江山一梦回	

前言

唐玄宗天宝末年，吴兴世家女沈珍珠被册为最受玄宗钟爱的嫡皇孙、广平郡王李俶（豫）正妃，夫妻情爱深笃。此时杨贵妃宠冠六宫，李林甫、杨国忠擅权争利，安禄山觊觎大唐江山，蠢蠢欲动，盛唐的笙歌燕舞背后，阴云密布、暗礁汹涌，夫妻二人正处权力斗争的漩涡核心。渔阳鼙鼓动地来，长达八载的“安史之乱”猝然爆发，沈珍珠与李俶几经分合离乱，险死还生，终于再度重逢，唐室亦克复两京；然而，乱世风烟中，家与国，情与爱，总有万般的欲罢不能，欲说还休，愈接近权力的中心，愈有那月临高阁的深寒……



第三卷

月临高阁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九。十余日来连降大雨，气温骤然下降，俗语说十月小阳春，若在长安，此时气候依然温和甜腻，然凤翔却冷雾弥漫，日日乌云盖顶，压得人喘不过气。





第一章 九重宫阙参差见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九。十余日来连降大雨，气温骤然下降，俗语说十月小阳春，若在长安，此时气候依然温和甜腻，然凤翔却冷雾弥漫，日日乌云盖顶，压得人喘不过气。

“适儿，乖，将糕点拿我一块。”张淑妃的寝殿里，张淑妃正与沈珍珠逗弄着李适和李侗。说是寝殿，其实不过是十余尺见方、分为内外两室简单陈设的房间而已，不过比李俶与沈珍珠所居房室略微宽敞。

李适已满周岁，他学步甚早，方足十月便可蹒跚行走，此时走路已十分顺畅，学语略慢一些，口里咿呀，只会唤得“娘”、“爹爹”，身着织绵小袍，小小人儿，面目长得颇为饱满，肤白眉挺，更像李俶了。虽口不能言，小人儿绝顶聪明，心里是明白的，听了张淑妃的话，撇开牵着自己小手的宫女，迈开小腿，稳稳当当走到放着糕点的软榻几案前，踮起脚儿，伸出手刚刚够着几案的边缘，小人儿犯了难，求援般地望向沈珍珠：“娘——”

沈珍珠和张淑妃都温和地笑起来，宫女将盛糕点的漆盘端下，弯腰递与李适，细声道：“世子请取。”

母亲的笑便是鼓励，李适咯咯笑着从盘中取糕点，左手握一块，右手再捏一块，还要再拿，张淑妃笑骂道：“小贪吃！你的手儿拿不了这么多！”边说，边从宫女手中接过瞪着大眼睛看热闹的李侗的小小身躯，刮着他的小脸，笑道：“你呀，你呀，甚么时候像你的皇侄，学会自己走路？省得为娘的操心！”

沈珍珠垂目，低声笑答道：“侗还不足十月，娘娘太心急了！”



张淑妃育有两子，李绍与李侗，年纪均甚幼，大一点的李绍亦仅四岁。

张淑妃道：“为娘的都是这样，总盼着自己孩儿一日之内便长大成人，珍珠，我就不信你不是这样想。”

“早些成人固然是好，我看适儿现在这样，一天天长，每日都有不同，更是有趣。”沈珍珠明眸若水，目光一刻不舍得由儿子身上移开。

“陛下昨日还说，适儿没个兄弟姊妹的，怪是孤单。”张淑妃细长的凤眼眯起，笑盈盈说道，“珍珠，待咱们克复两京，你可得为做多添几个子嗣。”

沈珍珠听其话音，意味深长，心头虽微泛酸楚，却是抬眉对视笑道：“咱们李唐素来子嗣繁茂，娘娘多虑。”

“这也是，可不正是我多虑！”张淑妃莞尔一笑，视线又落到怀中李侗身上，“皇上膝下现有皇子十四人，比起先皇，却也算少的。”又叹口气，若有所思道：“不知前方战况如何？”

沈珍珠微微耸眉，空气中仿佛总浮动着一缕不安，前方日日战报，唐军与叛军已于长安近郊开战，那正是白刃血纷纷，沈珍珠状若无事，然深心处处，莫不为李侗牵挂。

说话间，李适已一步步走至张淑妃面前，抬起左手上的糕点，“啊啊”地朝她叫唤着，张淑妃一看，那本来方方正正的绿豆小糕，已被他小手儿捏得不成原形，欠身拿起，失笑道：“好个乖孙儿。”

沈珍珠对着儿子，不快与不安暂且抛诸脑后，情不自禁将李适抱起，香香他的小脸蛋，却听他在怀中仍奶声奶气地叫着“娘，娘”，倒似有极要紧的事，松开一看，原来右手捏着一块糕点，正殷殷地递与她。张淑妃在旁道：“适儿今后必然纯孝无比。”

“皇上驾到——”

内侍长声通禀中，肃宗袞冕在身徐徐走入室内，显然刚下朝。沈珍珠携了李适便跪下接驾。

肃宗容色萎顿，带着三分疲惫、三分憔悴，随意挥袖，示意一屋子人都起身。自李俶领军开拔而后，他夜夜做梦，难以安睡，一时噩梦全军湮没，一时叛军杀至凤翔，一时玄宗指责怒斥。

他重重坐上软榻，长叹一口气，神色凝重。沈珍珠正拟告退，见他这般神情，心又悬起，忐忑难安，不知前方战况如何。

“李辅国！”肃宗盯着桌面好一会儿，开始下令。

李辅国一直跟在肃宗身畔，连忙答应了。

“着人在城楼等着，一有战报，立时回朕，一刻也不许耽误！”

李辅国脸上堆起笑，“回陛下，奴婢早已部署好了。”

肃宗手轻轻敲打几案，自言自语：“今日战报为何迟迟不来？”

一名宫女由侧旁奉上茶，张淑妃使个眼色，亲手接过端至几上，温声劝道：“陛下不必

急于一时，连日大雨，道路受阻有所耽搁，也是难免的，指不定今日捷报便至！”

肃宗听着连连点头，端起茶盏放至唇边，啜了两口放下，起身在室内慢慢踱步。兜了两圈，侧头对李辅国道：“怎么信使还不来？”又兜两圈，仿佛刚刚看见沈珍珠母子，停步走过来，李适忽闪着眼睛盯着他看，他勉强挤出笑，手掌抚过李适的小脑袋，道：“天色不早，都回去吧。”

“长安信使到，信使到——”室外传来洪亮紧促的通禀之声。

“快传！”肃宗顾不得这是后妃寝殿，疾声喝令传入。

信使玄衣明甲，全身湿透，于室外“咣当”解下佩剑，大口喘着气与程元振共同进入室内，刚要跪下行山呼大礼，肃宗制止，只道：“前方战况如何，速速与朕报来。”

信使仍是一跪下地，拱手垂头，朗声禀道：“稟陛下，元帥已于昨日击溃叛贼，收复长安！”

肃宗由榻上腾身而起，喜悦之色溢于言表，然这胜利的消息来得太急，宛若不真实，抚案追问：“消息无误？！”

信使磕头：“千真万确。”

话音一落，李辅国已跪拜于地，口呼万岁，长声恭贺。他这一跪，连张淑妃、沈珍珠在内，一屋子人都跪下朝肃宗贺喜。

九月二十七日，李俶所率大军屯于长安城西香积寺泮水东岸，叛军以安守忠为帅，领十万兵马列阵北面，双方数回交战，各有胜负。其后，唐军收得秘报，发现叛军隐于阵地东面的伏兵，叶护领回纥军队将伏兵打得落花流水，双方复激战六个时辰至次日凌晨，斩首六万余众，大败叛军。叛将安守忠、张通儒诸人均于当晚弃城而逃。

肃宗眼角已噙了泪花，揽袍朝西向本朝列位先皇跪拜一番，这才招呼众人平身。忽的想起一事，问道：“回纥军士可有在长安抢掠？”

信使道：“元帥曾劝解叶护王子——若在长安大肆抢掠，洛阳百姓必会离心，且待克复洛阳后再说。叶护王子听从元帥之语，只在长安城外驻扎，未有人城。”

肃宗更加欣喜，缓缓坐回软榻，复端起那盏茶，笑道：“我天朝大军重回长安，百姓定是欢喜不已。”

“元帥昨日领兵进入长安，秋毫无犯，百姓迎者载道，皆称‘广平王真乃华夷之主’。”

“哦？”肃宗端茶的手稍稍一滞，随即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搁下茶盏，连连点头，对张淑妃笑道：“俶，实堪委以重任。”说话间，眉梢微微扫过沈珍珠母子。

十月十九日，肃宗御驾浩浩荡荡由凤翔出发，回返长安。

二十二日傍晚，浩大威武的队伍到达咸阳望贤宫，此地距长安城仅四十余里。新任咸阳县令闻知御驾亲临，领着周旁数百名百姓前来奉送果食。肃宗想起去岁逃亡情景，天差地别，人事全非，如今他已为天下之主，再不必像往日般担惊受怕，更兼长安于上皇手中失，于他手中克复，千秋万载，此功不没，心情爽朗，下令停驻望贤宫一夜，明日辰时再



出发。收复长安后，李俶之军已乘胜奔赴洛阳，长安由虢王李巨留守，新皇入京，必得仔细筹备迎驾之仪。

沈珍珠安顿李适睡下，又去探崔彩屏。此番回京，依张淑妃所想，本是要将疯疯癫癫的崔彩屏安置于凤翔，待局势大定后再作盘算，还是沈珍珠心中不忍，知悉唐室是要抛弃这可怜女子，坚持要带崔彩屏同行，所幸一路来崔彩屏每日只昏睡，没有发病闹事，不然于皇室面上殊不好看，更为他人嫌恶。

就着那微弱的灯烛光芒，沈珍珠见崔彩屏脸色微有红晕，恬静地沉沉睡着，脸刚刚由宫女擦拭过，颧骨削瘦突起，唯有这一刻，她还依稀尚存过往的美丽。

“太医瞧过，没有别的不妥，她就是最近嗜睡。”素瓷在旁轻轻说。

素瓷怀中抱着她的孩儿。沈珍珠不放心将素瓷一人留于凤翔，故对外称素瓷丈夫随军出征，带了她母子二人同行，因望贤宫内殿宇房室甚少，让她与崔彩屏、几名宫女共居一室。

那孩儿不足三个月，如小猫儿般蜷缩在素瓷怀里睡熟。沈珍珠垂头仔细看了看，低声道：“这连日赶路，孩子也受苦了。”托住素瓷环抱孩儿的一双手，叹道：“所幸我们姐妹虽颠沛流离，却始终能在一处，我也于愿足矣。”

素瓷眼圈一红，微有哽咽，“小姐，你对我太好了。我，我……出了这样的事，实在给你丢脸，……今后无颜见老爷、夫人。”眼珠转动，落下泪来。

沈珍珠接过孩子，放于另一张床榻上，转身握住素瓷的手，皱眉道：“你说什么傻话，你所受之苦，均因我而起，下回再要听你这样说，我可要生气了。”素瓷伏在沈珍珠身上，先是抽泣，终于慢慢哭出声。

沈珍珠遣出所有宫女。望贤宫曾遭叛军洗劫，咸阳县令于御驾亲临后匆匆布设，内侍为她安置的寝殿仍是华美的。彩绘天棚下四盏明角宫灯熠熠发光，西墙是巨幅壁画《饮宴游春图》，壁画前长几空空荡荡——那里原是摆放着数件宝物器具，均被叛军抢掠去了。她掀开那由天棚垂落下来的织金锦缎幔帐，徐徐平躺于阔大的床上。

殿外，重重落落的人影、火把，甚至听得到严明在外轻轻地踱步和闷咳声。

李俶临走前一晚，曾执她之手，深深凝视，颇有不安。他或是想起两年前的出征，只因他的一时失误，致她遭受诸多苦楚。

她却是笃定安然，偎于他怀中，下颌抬起优美的弧度，“不必担心，我与适儿，将比任何时候都安全。”李俶千军万马在握之际，皇帝与淑妃就算再存疑心杀意，也不敢对她母子二人动手。若她二人有甚不测，李顿起别意，所谓天高皇帝远，再重演肃宗灵武称帝之行，岂非大大不妙？

她记得他曾叹息道：“我与你成亲四载，总是聚少离多。”深有愧疚，还待再说，她是明白他心志的，掩口阻道：“既而天降大任于你，珍珠只与你共进退。”

他眉尖一扬，含笑看她。她也含笑，由他的面庞，再望向天际一轮新月。

心中，终究还有一份怅然，他看不见。

他也望月，月华新旷，此生还这般漫长，他想要的东西，还那样多……

如今，长安渐近。她曾数次遥想克复长安，他受万民景仰跨马入城的情形，心旌激荡，他本属高坐坐囊之上，她曾想过与他并驾齐驱，如今方知一直是他奋力提携着她，扶助着她，拉着她往前走。

他与她所恃的，不过是一枚相知的心而已。

他远赴洛阳，将与安庆绪决一死战。安庆绪已近疯魔，沈珍珠阖上双目，实不敢卒想这一场战争……

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喧哗，那声音开始是极低的，渐渐愈来愈大，她侧耳倾听。殿外，侍卫宫女走动错乱，火把忽来晃去，映得那氤氲夜空蕴入三分残血之色，她隔着殿门问道：“什么事？”

“严某正在令人查看，是陛下所在传来的声音。”严明在外答道。

“快快护驾，有刺客啊——”嘈杂中，公鸭噪般的声音猝然响起。

“严将军，快去护驾！”沈珍珠心里一惊。

严明答应一声，却不闻他挪步离开之音，想来答应是答应，人未移动分毫，只作护卫沈珍珠的打算。沈珍珠心念转动，不知何人敢大胆行刺，稳坐静观也是上策，遂急急道：“令几个好手去护驾，将军快去看视世子！”

严明这才急促答“喏”，步履快捷有力，匆匆往旁侧李适殿中奔去。沈珍珠只担心儿子，正欲打开殿门冲出，起身上只着中衣，飞跑过去披上外袍而出。

李适尚未睡着，与乳娘在榻上玩耍，由肃宗所在传来的打斗厮杀声由隐渐现，李适见沈珍珠进来，一骨碌站起，扑入母亲怀中。

严明道：“依严某愚见，王妃和世子都留在此处勿动，某听音辨器，此事不用半个时辰便平定。”见沈珍珠微有疑色，解释道：“王妃或许无法听清，严某习武之人，可听见此际西南弩弓发射‘嗖嗖’作响，大大显于刀枪交织之声，定是陛下近前内飞龙使已将刺客层层围困，才能发弩射杀。现在只恐有漏网之鱼四处逃窜，王妃和世子同在一处，由严某护卫，某才当其职。”

沈珍珠着人将素瓷及近旁宫女均唤到此处，又加派人手护卫昏睡中的崔彩屏。果然不到半个时辰便有侍卫来报——陛下安然无恙，刺客悉数伏诛。

沈珍珠问：“可知刺客是些什么人？”

答道：“刺客有十余人，个个武艺不凡，内飞龙使当场诛杀数人，其余本已成擒，谁想这些人竟咬下口中密藏毒药，自尽身亡。陛下盛怒，已传刑部侍郎冯大人彻查！”所指冯大人，正是风生衣。因已擢升侍郎，形迹显要，故此番李俶出征，他未能跟随。

素瓷原抱着孩儿侍立一旁，听到“冯大人”三字，身子微微抖动，皓齿轻咬下唇，不露形迹微垂下头，已是强力掩饰心中难过苦楚，沈珍珠看在眼里，亦是心酸。

圣驾受惊，沈珍珠随即由严明护送去圣前请安，肃宗殿外已赶来诸多闻讯问安的皇子



郡主，见了沈珍珠，自然而然地让出道路由她在前。

一番见驾、问安折腾归来，夜已渐深，沈珍珠见李适已睡熟，遂回至寝殿。严明几乎寸步不离沈珍珠，见她一脚欲踏入殿中，忙的闪身在前，禀道：“容严某先入殿中探视。”沈珍珠深知严明粗中有细，定是担心她离殿后旁人潜入，微笑点头应允。

严明大步上前，也不管此系沈珍珠入寝之所，毫不避忌地左右察看半晌，回来对沈珍珠道：“王妃可入内了。”

宫女悄然退出殿外，合上大门。

沈珍珠步履疲惫，伸手拂那幔帐，忽觉头顶白光晃动，一道锃亮优美的圆弧，卷起疾劲之风，迎身斩来。

沈珍珠甚至来不及闭眼。

死，如此简单。刀光血刃下，从不分王公贵戚、贱民草芥。

第二章 干排雷雨犹力争



锋刃杀气侵喉，沈珍珠自忖必死，却觉脖间凉飕，垂目，如月弯刀抵入她颈下。她反倒笑起来，对面前人细声道：“你若要逃生，只能以我为质，绝不可杀我。”

此人身材魁梧，玄衣蒙面，听完她的话，那刀势不松反紧，再向她颈间进了一分。她脖间疼痛，殷红鲜血沁出。她忍痛，凝眉劝说：“你若刀刃再进一分，我便大呼侍卫，你我一拍两散。”

那人双目灼灼，似有所思地看着她，沈珍珠正犹疑这目光似曾相识，却听那人低声顿挫言道：“若我此行，只为取你性命呢？”

他官话挟带北地口音，音调熟稔，沈珍珠再看向那一轮弯刀——正是回纥人惯用的弯刀。他是？脑中只欠一丝灵光乍现，那人已用左手慢慢除下面罩，“王妃可还记得詹可明？”

面前之人虎背熊腰，方脸泛黑，威武刚毅，当年于回纥虽见面次数甚少，然样貌依然当年，并无丝毫改变，果真是默延啜最信重的护卫首领詹可明。

他以刀刃架于沈珍珠脖上，毫无松动，道：“王妃风采胆略，更甚昔日。只可惜詹可明重金购取十五杀手死士性命，假意行刺大唐皇帝，却只为杀你而来！”

沈珍珠脖间鲜血慢慢渗染领口，心头惊惧轰然而上，压倒疼痛。她一直只道是刺杀皇帝之刺客逃亡之际潜躲于兹，却未料如此——刺杀皇帝竟是虚，要她性命竟是实！扬眉一笑，道：“不知本王妃之死，对你回纥价值何在？容本王妃也做个明白鬼。”

“詹可明敬重王妃。然如今有三个理由，王妃不得不死。其一，王妃可知广平王殿下已于今日攻取洛阳？”



沈珍珠微喜，既然攻取洛阳，李俶必定无恙，旋即明白詹可明之意——两京收复，大唐正值士气高涨、上下一心之际，然于回纥，却是中土愈乱愈为有利，她若有所闪失，必可令肃宗与李俶两相生隙，挑起父子不和。如今天下百姓惟存侥幸者，乃唐室仍上下齐心，若皇室分崩离析，则天下一乱不可收拾，昔年五胡乱华，皆由此起。只是，皇帝与李俶父子之间关系之微妙，绝非一般人能看出，能想出这样计策，似乎亦非詹可明才智可及，莫非——默延啜？

连指尖亦然发凉，她并不畏死，然而深知，惟有这回，她偏偏绝不可以死去。声调平和，说道：“将军所言是什么意思，恕本妃不懂。”惟有拖延时间了。

“王妃的眼神已告诉我，你已全然懂了！”詹可明刀刃仿佛又近半分，沈珍珠咬牙，仍是面上有笑，道：“那好，就当已经听懂，其余两个理由呢？”

“其二，可让叶护王子无亲恩可顾，做事不再瞻前顾后。”

沈珍珠冷笑：“也罢，这第三呢？”

“可汗不必为情所陷，失却威仪、雄心。”

听完最后一句，沈珍珠已轻轻嗤笑出声。詹可明沉眉，低声道：“王妃笑什么？”

沈珍珠道：“本妃有一事不懂。”

“什么？”

“既然将军你理由充分，为国为你家可汗，处处着想到了，为何不一见本王妃便执刀就杀，还要说这一大通话？”

詹可明嘴皮蠕动一下，却连一个字也未说出，已听沈珍珠道：“只因为，你未得可汗允，擅自做主来杀我，心中也自犹疑不决！”

詹可明给她说中心事，不由微微一愣，那搁在沈珍珠脖上的刀下意识放松丝缕。然而这迟疑只在顷刻之间，随即把心一横，眸中晃过狠绝之焰，“可汗若要怪我，詹可明无怨无悔，只要为我回纥，我……”

那“万死不辞”四字未及出口，却见沈珍珠猝然抬起右臂。他原本眼神锐利，此时虽天气寒冷，沈珍珠因连番变故，衣着并不厚实，抬臂间可见其腕中晶光闪烁，袍袖难掩光泽。詹可明早已听闻过，中原女子多佩有“袖中箭”以备防身，当下连眉发亦不轻动，左腕疾出如电，双指如钳，紧紧扣住沈珍珠手腕，不屑道：“王妃恁的作无谓反抗？”

正说着，腹部倏的刺痛，低眉中，一柄雪亮小剑已抵入腹脐。他身着内甲，这小剑却这般锐利，竟穿甲而入。沈珍珠嘴角噙起几分笑意，又似有几分决然，颈上鲜血仍然滴落，胸前半片衣襟几近浸透，左手紧按剑柄：“将军切莫轻举妄动，此剑乃陛下方才御赐，削铁如泥。我不懂武艺，将军若稍有异动，只怕我无法掌控剑势，以至重伤将军。”

詹可明显然呆住，没想到一时大意，竟让这区区女子以剑胁迫自己，实不堪与人提及。心头勃勃怒火上升，瞪着沈珍珠道：“王妃性命已悬于我手，可知这有什么后果！”

沈珍珠斜觑颈中利刃，道：“将军要取本王妃性命，本王妃也不吝惜区区贱命，将军要拿只管拿去就是。我只深信将军在刺死我之际，我亦能以毕生余力，同时将你重创。行宫

守卫森严，你重伤在身，决无可能全身而退。你无论被生擒或死于侍卫刀下，只要见着你的形貌，必知你是何人，必知是何人杀死本王妃。你的计划全然落空，陛下和广平王更会同仇敌忾。”

詹可明炯炯双目死盯沈珍珠，半晌不作声。若此事因他之失误功败垂成，他必成回纥罪人。而方才沈珍珠有意分散其精力，使其双手无以三顾，才可以剑刺入他腹脐，但分明可刺入更深以重创他，却未这般做，正是为彼此留下生机。詹可明何等聪明之人，沈珍珠这般用心，他只要微作思虑，岂能不知。

沈珍珠冒险一击，胜算加大，说道：“如何？还请将军先弃兵刃？”

詹可明怒道：“就算今日詹可明棋差一着，但现时与王妃势均力敌，该当同时弃下刀刃，为何要我当先？”

沈珍珠啧啧低笑，道：“将军智谋过人，怎的这层没有想透？若是同时弃下刀刃，将军一身武艺，再反身制我，本妃岂不再入死路？惟今之计，只有委屈将军先弃兵刃，否则，本妃宁可与将军同归于尽，也不负镇国夫人之名。”

詹可明冷笑：“好个镇国夫人，詹可明佩服得紧，本是我杀你，如何倒反被你制！”

原是胜算在握，只为一时之失，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反受掣肘，这放诸任何人身上，只怕都是不胜恼火之至。

沈珍珠听言不答，只笑看他。既然无法在杀死沈珍珠后安全逃出行宫，那么先弃兵刃，是詹可明惟一可选之路。一来虽然詹可明弃兵刃后，沈珍珠可乘隙重伤詹可明或大呼侍卫，但詹可明虽失兵刃，亦有余力反手一掌，将她毙于掌下，沈珍珠必不会以自己性命作此无谓之事，詹可明方能全身而退。二来詹可明本不宜在殿中拖延时间过久，否则被殿外侍卫发觉，后果堪忧，他须得速下决断。

詹可明长吸口气，松手放下沈珍珠被扣右腕，缓缓将面罩重新覆上，道：“如此，詹可明与王妃后会有期！”

说话间，右腕一收，那柄弯刀已离沈珍珠脖颈，沈珍珠心头微微一松，因失血而起的晕眩之感接踵而至，勉力支持，强笑道：“将军可否将刀借我一观？”詹可明虽然恼火，也知若将手中弯刀掷于地上，必有响动，惊扰殿外侍卫，深皱眉头，将弯刀递向沈珍珠。

“轰——”

惊天巨响声中，殿门由中而破，烛火“扑哧扑哧”明灭不定，一刹光影，挟着那凌厉清峭剑气，如鬼魅般朝詹可明袭来。

詹可明之刀已将入沈珍珠之手，当此之际，不由不惊，随手提刀，“当”的一下，堪堪挡往来袭一剑。

剑光飞溅，殿外乱声四起。

沈珍珠在这一剑一挡中，早看清来人的面目，不觉放下心，手上一松，软软地朝后退了几步，跌坐到地上。

风生衣剑招式式逼人，詹可明一把拔出腹脐处小剑，屏住呼吸，见招拆招，仍是被逼



得步步后退。混乱中，沈珍珠感觉有人将她扶起，听到严明在旁急急问道：“王妃可有受伤？！”

那边厢，风生衣剑法造诣近年更加精进，无一招不是险极妙极，詹可明抵挡中盘旋疾退，顷刻间已退至殿角边缘。

风生衣冷笑一声，姿态潇洒自如，剑身“嗡嗡”发震，一忽里刺出十余剑，剑剑不离詹可明胸前要害。忽的大呼一声“着！”兵刃交响如流泉溅珠，詹可明弯刀把握不住，脱手甩出，呛然坠地。

眼见面前之人手到擒来，风生衣忽听得身后“扑通扑通”倒地之声不绝于耳，转眸看去：十步开外，一人灰衣蒙面，身形高大，大步提刀，往殿中逼近。

早有侍卫上前阻挡，那人目不斜视，左右挥刀，寒光四射，转瞬间倒下一片侍卫。

严明见势不妙，斜插里从中相挡，提剑朝那人砍去，那人头也不回，足步错向，身躯半侧，单掌后翻，反削而出，“噔”的闷响，严明脚步浮动，被他掌劲击得气血翻涌，晃退数步始拿桩站稳。

风生衣只恐那人为杀沈珍珠而来，迫得饶过詹可明，来人是谁，心中已猜到几分，更是不敢轻敌，出手便是本门极精妙的一式剑法，立定游斗拖延时间之主意。

谁想，那人竟是不与他相斗。眼瞅那一剑刺来，他右肩往下一沉，却如用尺量好一般，避过这雷霆万钧一剑，身形飘忽若风，一掠于风生衣面前而过，手臂一绕，已将詹可明胳膊挟住，沉声道：“走！”

风生衣哪里肯让他们这般轻易逃走，运剑如风，同时再度袭来，却见那人手心蓦的一扬，一道锐利之光划破夜色，合着疾啸之声，直往沈珍珠所在。

风生衣大惊，和身扑去，然已经不及，眼见着那“暗器”已近沈珍珠面门，他唤了声“王妃”，全身冷汗沁透，却听得“叮当”一响，那暗器竟是在此关键之时，劲力刚巧已尽，坠到地上。

猛抬头，那人已带着詹可明，飞鸿般掠上宫墙，一地侍卫，惨叫哭嚎。

风生衣朝沈珍珠走近几步，惊道：“王妃，你受伤了！”沈珍珠胸前衣襟全是鲜血，那衣裳虽非浅色，仍旧十分触目，严明怒喝两旁扶携的侍女：“还不快替王妃止血。”

沈珍珠全身酸软无力，摇手道：“不必担心，皮外之伤，不碍事。”瞥见詹可明遗落于地的弯刀，低声嘱严明道：“速将此刀收起，今日之事，好生安顿那些侍卫，外人问起，只说是刺客逃至此处，才起打斗，刺客已逃走。不许胡乱说话。”严明虽不明就里，仍是答应着速速着人清扫殿内殿外。

方躺于榻上，素瓷已闻讯奔入殿内，见了沈珍珠的模样，吓得面色煞白，连声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边拿药细细地为沈珍珠止血包扎。正忙着，肃宗已得了消息，亲遣内侍在殿外伺候。严明果然依样答来，绝口不提沈珍珠受伤之事。

素瓷蹙眉急道：“小姐为何不对陛下明言？这伤口，明天觐见陛下，可怎生隐瞒过去？”

沈珍珠却道：“不相干，现在天寒，系上帔帛就可遮挡住。”